紅樓夢

紅樓夢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停妥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便道打聽准了麼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是何嘗做得的若不是那樣的參回來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太那裡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拿出來把家裡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便金頭銀面的粧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

瞞着老爺弄錢你叔叔便由着他們鬧去若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嬸子說得狠是方纔我聽見叅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得寛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什麼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哼道糊塗

東西有要緊事你到底說啊婆子便說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没有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聽着不懂便着急道究竟要爺們去幹什麼事婆子道我們大奶奶死了王夫人聽了便啐道這種女人死死了罷咧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說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這說婆子好混賬璉哥兒倒不如的過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没聽見打發人去只聽見說別理他他便賭氣跑回去了這裡薛姨媽正在着急再等不來好容易見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嘆說道人最不要有

急難事什麼好親好眷看來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急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麼說了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薛姨媽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怎麼着我還去正說着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嬸子知道弟婦死了問老婆子再說不明着急得很打發我來問個明白還叫我在這裡料理該怎麼樣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薛姨媽本來氣得乾哭聽見賈璉的話便笑着說倒要二爺費心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淸幾乎悮了事請二爺

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便說不爲別的事爲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賈璉道想是爲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幾個月頭裡他天天蓬頭赤脚的瘋鬧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哭了一塲已後倒擦脂抹粉的起來我若說他又要吵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怎麼樣來要香菱去作伴我說你放着寶蟾還要香菱做什麼況且香菱是你不喜的何苦招氣生他必不依我沒法兒便叫香菱到他屋裡去可憐這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着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我倒喜歡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着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吃那知香

菱沒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己燙了手連碗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氣自己還拿笤箒掃了拿水潑淨了地仍舊兩個人狠好昨兒晚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自己說同香菱一塊兒喝隔了一回聽見他屋裡兩隻脚蹬响寶蟾急的亂嚷已後香菱也嚷着扶着墻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裡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手在心口亂抓兩脚亂蹬把我就唬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只管直嚷鬧了一回就死了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寶蟾便哭着來揪香菱說他把藥藥死了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還走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奈寶蟾一口咬定

我的二爺這叫我怎麼辦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交給寶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等府裡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麼好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道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啊賈璉道據我看起來必要經官纔了得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便說寶蟾爲什麼藥死他奶奶也是沒答對的若說在香菱身上竟還裝得上正說着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往裡間屋裡同寶琴坐下薛姨媽也將前事告訴一遍寶釵便說若把香菱綑了可不

見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麼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就該捆起寶蟾來問他呀一面便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的是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問賈璉賈璉道二妹子說得狠是報官還得我去托了刑部裡的人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有照應得只是要捆寶蟾放香菱倒怕難些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捆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着急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捆了交給寶蟾也是一個主意賈璉道雖是這麼說我們倒帮了寶蟾了若要放都放要捆都捆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帶來幾個女人帮着捆寶蟾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來寶蟾

反得意洋洋已後見人要捆他便亂嚷起來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着也就捆了竟開着門好叫人看着這裡報夏家的人已經出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裡因近年消索又記掛女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只有母親又過繼了一個渾賬兒子把家業都花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裡守得住空房況兼天天心裡想念薛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這一乾兄弟又是個蠢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尚未入港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薛家的人來心裡就想又拿什麼東西來了不料說這裡姑娘服毒死了他便氣得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聽見

了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爲什麼服了毒呢哭着喊着的帶了兒子也等不得僱車便要走來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如今没了錢那顧什麼臉面兒子頭裡就走他跟了一個破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啼啼哭哭的僱了一輛破車便跑到薛家進門也不打話便兒一聲肉一聲的要討人命那時賈璉到刑部托人家裡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見過這個陣仗都嚇得不敢則聲便要與他講理他們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兒在你家得過什麼好處兩口朝打暮罵的鬧了幾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着把女婿弄在監裡永不見面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礙眼叫人藥死了

他倒說是服毒他為什麼服毒說着直奔着薛姨媽來薛姨媽只得後退說親家太太且請瞧瞧你女兒問問寶蟾再說歪話不遲那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裡邊着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個老婆子指着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已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也不犯這麼遭塌呀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有了人胆子畧壯了些便說這就是我親戚賈府裡的金桂的母親便說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纔能彀叫姑爺坐在監裡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

說着便拉薛姨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兒怎樣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勸說只管瞧瞧用不着拉拉扯扯便把手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着府裡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說着便將椅子打去却沒有打着裡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赶着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打夥的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說着仍奔薛姨媽拼命地下的人雖多那裡擋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拼命萬夫莫當正鬧到危急之際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

話好好兒的說快將家裡收拾收拾刑部裡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裡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衆人揪住又聽見說刑部來驗他心裡原想看見女兒屍首先鬧了一個稀爛再去喊官去不承望這裡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薛姨媽已嚇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同說他們來了也沒有去瞧他姑娘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我們爲好勸他那裡跑進一個野男人在奶奶們裡頭渾撒村渾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賈璉道這個子不用和他講理等一會子打着問他說男人有男人的所在裡頭都是些姑

娘奶奶們況且有他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麼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說夏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不然便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來了呢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寶蟾捆着因為你們姑娘必要點病兒所以叫秋菱陪着他也在一個屋裡住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裡原等你們來眼看看刑部相驗問出道理來纔是啊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裡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他家的

人來便與喊說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些什麽在裏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聽未說完就奔香菱家人攔住薛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的家裏決無此物不管香菱寶蟾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衆婆子上來抬放寶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金桂的母親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并

沒有什麼便撩開了寶蟾看見道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幾天耗子鬧得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拿回來擱在首飾匣內必是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你們看看首飾匣裡有沒有了金桂的母親便依着寶蟾的所在取出匣子只有幾支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寶釵叫人打開箱匱俱是空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這可要問寶蟾金桂的母親心裡也虛了好些見薛姨媽查問寶蟾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裏知道周瑞家的道親家太太別這麼說呢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大奶奶的怎麼說不知道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賴只得說道奶奶自己每

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麼衆人便說好個親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們好罷了回來相驗便是這麼說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璉二爺說別放了夏家的人裏面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便罵寶蟾道小蹄子別嚼舌頭了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去寶蟾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寶琴道有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快請璉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回來好回刑部裏的話金桂的母親着了急道這寶蟾必是見鬼了渾說起來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若這麼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的亂嚷說別人賴我也罷了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

叫他別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的沒有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還賴什麼呢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駡寶蟾說我待你不錯呀為什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呢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得瞪着眼說請太太放了香菱罷不犯着白害別人我見官自有我的話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寃在裡頭你有話索性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說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我這樣人為什麼碰着這個瞎眼的娘

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麼個混賬糊塗行子要是能彀同二爺
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說到那裡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會
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我知道是香菱教他什麼了不承望昨
兒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說道越發胡說了若是要藥
香菱為什麼倒藥了自已呢寶釵便問道香菱昨日你喝湯來
着沒有香菱道頭幾天我病得抬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喝湯我
不敢說不喝剛要扎掙起來那碗湯已經洒了倒叫奶奶收拾
了個難我心裡很過不去昨兒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
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呢偏又頭暈起來只見寶蟾姐姐端
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已喝着湯叫我嚐嚐我便勉

强也喝了寶蟾不待說完便道是了我老實說罷昨兒奶奶叫
我做兩碗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裡想著香菱那裡
配我做湯給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碗裡頭多抓了一把鹽記了
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奶却攔著我叫外頭叫
小子們僱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在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
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著鹹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
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了過來
也是合該如此奶奶回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喝著說你
到底嚐嚐那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
嘴道兒那裡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將砒

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碗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于是眾人往前後一想真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了扶着他仍舊睡在床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寔還想辨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正然吵嚷賈璉在外嚷說不用多說了快收拾停當刑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來總要吃虧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若是刑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寶釵道那可使不得已經報了怎麼能歇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

家太太自已出去攔阻我們不提長短罷了寶雖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愿迎到刑部具結攔驗衆人依允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不題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只見村傍有一座小廟墻壁坍頹露出幾株古松倒也蒼老雨村下轎閒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傍有斷碣字蹟糢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栢下蔭着一間茅廬廬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雨村走近看時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裡見來的一時再想不出來從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聲老道那道士

雙眼微啟微微的笑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請教那道人說來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便長揖請問道老從何處修來在此結廬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真修豈無名山或欲廬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蘆向可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豈似那玉在匱中求售價釵于匣內待時飛之輩耶雨村原是個穎悟人初聽見葫蘆兩字後聞寶釵一對忽然想起甄隱士的事來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回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麼那道人從從笑道什麼真什麼假要

知道真卽是假假卽是真雨村聽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便從新施禮道學生自蒙慨贈到都托庇獲雋公車受任貴鄉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未由再覲仙顏今何幸于此處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棄京寓甚近學生當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道我于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適纔尊官所言貧道一槩不解說畢依舊坐下雨村復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隱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來十九載面色如舊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身說破但我旣遇恩公又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想罷又道仙師旣不肯

說破前因弟子于心何忍正要下禮只見從人進來稟說天色將晚快請渡河雨村正無主意那道人猶請尊官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則風浪頓起果蒙不棄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說畢仍合眼打坐雨村無奈只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渡過只見一人飛奔而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三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見有人飛奔而來跑到跟前口稱老爺方纔逛的那廟火起了雨村回首看時只見烈炎燒天飛灰蔽目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纔出來走不多遠這火從何而來莫非士隱遭劫于此欲待回去又恐悞了過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問道你方纔見這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疼痛畧走了一走回頭看見一片火光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特赶來禀知老爺並沒有見有人出來雨村雖則心裡狐疑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那肯回去

看視便叫那人你在這裡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即來回稟那人只得答應了伺候雨村過河仍自去査看査了幾處遇公館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衆衙役接着前呼後擁的走着雨村坐在轎內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雨村問是何事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轎前禀道那人酒醉不知迴避反冲哭過來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賴躺在街心說小的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這裡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經過喝了酒不知退避還敢撒賴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己的錢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雨村怒道這人目無法紀問他叫什麼名字那人

聞道我叫醉金剛倪二雨村聽了生氣叫人打這金剛瞧他是金剛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着寔的打了幾鞭倪二負痛酒醒求饒雨村在轎內笑道原來是這麼個金剛麼我且不打你叫人帶進衙門慢慢的問你衆衙役答應拴了倪二拉着便走倪二哀求也不中用雨村進內覆旨回曹那裡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那街上看熱鬧的三三兩兩傳說倪二仗着有些力氣恃酒訛人今兒碰在賈大人手裡只怕不輕饒的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他女兒急得哭了衆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裡的一個什麼二爺和你父

親相好你因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就放出來了倪二的女兒聽了想了一想果然我父親常說間壁賈二爺和他好爲什麼不找他去赶着回來卽和母親說了娘兒兩個去找賈芸那日賈芸恰在家見他母女兩個過來便讓坐賈芸的母親便倒茶倪家母女卽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求二爺說情放出來賈芸一口應承說這算不得什麼我到西府裏說一聲就放了那賈大人全仗我家的西府裏纔得做了這麼大官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倪家母女歡喜回來便到府裏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賈二爺他滿口應承討個情便放出來的倪二聽了也喜歡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

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常到榮府那榮府的門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誰走動纔有些體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論本家親戚他一槩不回支了去就完事那日門芸到府上說給璉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囘來我們替回罷賈芸欲要說請二奶奶的安生恐門上厭煩只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逼着說二爺常說府上是不論那個衙門說一聲誰敢不依如今還是府裡的一家又不爲什麼大事這個情還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賈芸臉上下不來嘴裡還說硬話昨兒我們家裡有事沒打發人說去少不得今兒說了就放什麼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只得聽信豈知賈芸

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纔到後頭要進園內找寶玉不料園門鎖着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起那年倪二借銀與我買了香料送給他纔派我種樹如今我沒有錢去打點就把我拒絕他也不是什麽好的拿着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我們窮本家要借一兩也不能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知外頭的聲名很不好我不說罷了若說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着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都等着賈芸無言可支使說道西府裏已經打發人說了只言賈大人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倪家母女聽了說二爺這樣體面爺們還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

中用了賈芸不好意思心裡發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强多着呢倪家母女聽來無法只得冷笑幾聲說這倒難爲二爺白跑了這幾天等我們那一個出來再道乏罷說畢出來另托人將倪二弄了出來只打了幾板也沒有什麽罪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賈家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二正喝着酒便生氣要找賈芸說這小雜種沒良心的東西頭裡他沒有飯吃要到府內鑽謀事辦虧我倪二爺帮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罷咧若是我倪二鬧出來連兩府裡都不乾淨他妻女忙勸道嗳你又喝了黃湯便是這樣有天沒日頭的前兒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打還沒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捱了打

便怕他不成只怕拿不着由頭我在監裡的時候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聽見他們說起來不獨是城內姓賈的多外省姓賈的也不少前兒監裡收下了好幾個賈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裡的賈家小一輩子並奴才們雖不好他們老一輩的還好怎麼犯了事我打聽打聽說是這裡和賈家是一家都住在外省審明白了解進來問罪的我纔放心若說賈二這小子他忘恩負義我便和幾個朋友說他家怎樣倚勢欺人怎樣盤剝小民怎樣強娶有男婦女叫你們吵嚷出來有了風聲到了都老爺耳朶裡這一鬧起來叫你們纔認得倪二金剛呢他女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罷他又強占誰家的女人來了沒有的事

你不用混說了倪二道你們在家裡那裡知道外頭的事前年我在賭場裡碰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賈家占了他還和我商量我倒勸他纔了事的但不知道這小張如今那裡去了這兩年沒見若碰着了他我倪二出個主意叫賈老二死給我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爺纔罷了你倒不理我了說着倒身躺下嘴裡還是咕咕嘟嘟的說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不題且說雨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為什麼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燒死了可不是偺們没良心說着掉下淚來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

不肯和咱們在一處的正說着外頭傳進話來稟說前日老爺吩咐瞧火燒廟去的回來了回話雨村踱了出來那衙役打千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不等火滅便冒火進去瞧那個道士豈知他坐的地方多燒了小的想着那道士必定燒死了那燒的墻屋往後塌去道士的影兒都沒有只有一個蒲團一個瓢兒還是好好的小的各處找尋他的尸首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小的恐老爺不信想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證見小的這麼一拿豈知都成了灰了雨村聽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把那衙役打發了出去回到房中並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恐他婦女不知反生悲感只說並無形跡必是他

先走了雨村出來獨坐書房正要細想士隱的話忽有家人傳報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說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在朝內謝罪雨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人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即忙找着賈政先說了些為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問一路可好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雨村道謝罪的本上了去沒有賈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後下來看旨意罷正說着只聽裡頭傳出旨來叫賈政賈政即忙進去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都在裡頭等着等了好一回方見賈政出來看見他帶着滿頭的汗眾人迎上去接着問有什麼旨意賈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

人倒蒙各位大人關切幸喜沒有什麼事衆人道旨意問了些什麼賈政道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師賈化的家人主上一時記着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問起來我忙着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還降旨意說前放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賈化麼那時雨村也在傍邊倒嚇了一跳便問賈政道老先生怎麼奏的賈政道我𠹋得慢慢奏道原任太師賈化是雲南人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湖州人主上又問蘇州刺史奏的賈範是你一家了我又磕頭奏道是主上便變色道縱使家奴强占良民妻女還成事麼我一句不敢奏主上又問道賈範是你什麼人我忙奏道是遠族主上

哼了一聲降旨叫出來了可不是咤事衆人道本來也巧怎麼一連有這兩件事賈政道事到不奇倒是都姓賈的不好算來我們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處都有現在雖沒有事究竟主上記着一個賈字就不好衆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什麼賈政道我心裡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現在我們家裡兩個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雨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賈政道京官雖然無事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齊了衆人道二老爺的人品行事我們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爺也是個好人只要在令姪輩身上嚴緊些就是了賈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姪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裡也

不甚放心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什麽不奉規矩的事麽眾人道沒聽見別的只有幾位侍郎心裡不大和睦內監裡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麽只要囑咐那邊令姪諸事留神就是了眾人說畢擧手而散賈政然後回家眾子姪等都迎接上來賈政迎着請賈母的安然後眾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一同進府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裡拜見了陳述些違別的話賈母問探春消息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禀明了還說兒子起身急促難過重陽雖沒有親見聽見那邊親家的人來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太太的安還說今冬明春大約還可調進京來

這便好了如今聞得海疆有事只怕那時還不能調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知探春遠在他鄉一無親顧心下不悅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探春安好也便轉悲爲喜便笑着叫賈政出去然後弟兄相見衆子姪拜見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賈政回到自已屋內王夫人等見過寶玉賈璉替另拜見賈政見了寶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豐滿倒覺安靜并不知他心裡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爲念心想幸虧老太太辦理的好又見寶釵沉厚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秀便喜形於色獨見環兒仍是先前究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爲何今日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書未報今日又初到家正

是喜歡不便直告只說是病着豈知寶玉的心裡已如刀絞因
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家筵接風子孫敬酒鳳
姐雖是姪媳現辦家事也隨了寶釵等遞酒賈政便叫遞了一
巡酒都歇息去罷命衆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
進見分派已定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者王夫人都
不敢言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
賈政又說蟠兒的事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趁便也將黛
玉已死的話告訴賈政反嚇了一驚不覺掉下淚來連聲嘆息
王夫人也掌不住也哭了傍邊彩雲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
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禮衆子姪

都隨往賈政便在祠旁廂房坐下叫了賈珍賈璉過來問起家中事務賈珍揀可說的說了賈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來細細查問只是聽見外頭說起你家裡更不比往前諸事要謹慎纔好你年紀也不小了孩子們該管教管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璉兒也該聽聽不是纔回家便說你們因我有所聞所以纔說的你們更該小心些賈珍等臉漲通紅的也只答應個是字不敢說什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衆家人磕頭畢仍復進內衆女僕行禮不必多贅只說寶玉因昨賈政問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裡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寶釵和襲人等說話他便獨坐

外納悶寶釵叫襲人送過茶去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工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寶玉便借此說你們今夜先睡一回我要定定、神這時更不如從前三言可忘兩語老爺瞧了不好你們睡罷叫襲人陪着我寶釵聽去有理便自己到房先睡寶玉輕輕的叫襲人坐着央他把紫鵑叫來有話問他但是紫鵑見了我臉上嘴裡總是有氣是的須得你去解釋開了他來纔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定到這上頭了有話你明兒問不得寶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閒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便沒空兒好姐姐你快去叫他來襲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來的寶玉道我所以央你去說明白了纔好襲人道叫我

說什麼寶玉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也不知道他的心麼都爲的是林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的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人了說着這話便瞧瞧裡頭用手一指說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好端端把一個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個明白他自已死了也不怨我你是聽見三姑娘他們說的臨死恨怨我那紫鵑爲他姑娘也恨得我了不得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麼晴雯倒底是個丫頭也沒有什麼大好處他死了我老實告訴你罷我還做個祭文去祭他那時林姑娘還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倒不如晴雯麼死了連祭都不能祭一祭林姑娘死了還有知的他想

起來不要更怨我麼襲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們做什麼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首祭文的不知道我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若祭別人胡亂却使得若是他斷斷俗俚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娘這條心他們打從那様上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裡還想得出來一病已後都不記得你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忽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我病時候他不來他也怎麼說所以有他的東西我誆了過來你二奶奶總不叫我動不知什麼意思襲人道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還有什麼寶玉道我不信既是他這麼念我為什麼臨死都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個記念又聽見說

天上有音樂響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了棺材倒底不知道棺材裡有他沒有襲人道你這話益發糊塗了怎麼一個人不死就擱上一個空棺材當死了人呢寶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姐你倒底叫了紫鵑來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若肯來還好若不肯來還得費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據我主意明後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者倒可仔細遇着閒空兒我再慢慢的告訴你寶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裡的着急正說着麝月出來說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請二爺進去睡罷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忘了

時候兒了襲人聽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兒再說罷寶玉無奈只得含愁進去又向襲人耳邊道明兒不要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了何不和二奶奶說了就到襲人那邊睡去由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襲人恨道小蹄子你又嚼舌根看我明兒撕你剛轉頭來對寶玉道這不是二爺鬧的說了四更的話總沒有說到這裡一面說一面送寶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到了明日還思這事只聞得外頭傳進話來說衆親朋因老爺回家都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唱戲不必竟在家裡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談於是定了後兒擺席請人所以

進來告訴不知所請何人下面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裡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車來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趙老爺並無來往怎麽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想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着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並不說什麽一徑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五

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裡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來讓坐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着臉不大理人只拉着賈政的手笑着說了幾句寒溫的話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裡間屋裡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敕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衆位府上親友

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事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衆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衆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烟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翻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付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翻役都撩衣勒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

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職欽此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薔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邊打鬧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几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抄查登賬這一言不打緊唬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我們覆旨去再候定奪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侄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

可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纔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信後宅且請內眷迴避再查不遲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番役已經拉着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命不許囉唣待本爵自行查看說着便慢慢的站起來要走又吩咐說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裏候着回來一齊瞧着登數正說着只見錦衣司官跪禀說在內查去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王爺一面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就回說東跨所抄出兩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狠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罷

說着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北靜王到這裡宣旨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心裡喜歡說我好晦氣碰着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一面想着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着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意着衣官惟提賈赦質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平領了好不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着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裡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并十來個老年番役餘者一槩逐出平王便說我正與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裡很吃大虧北靜王說我

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裡不致荼毒不料老趙這麼渾賬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裡裡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眾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着裡面已抄得亂騰騰的了西平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眾人命帶了上來賈政跪了請安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政老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裡的時候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辦進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兒纔好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了事切不可再

有隱匿自乾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爲已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一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混亂動司官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王夫人正在那邊說不到外頭恐他老子生氣鳳姐帶病哼哼唧唧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裡照應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裡頭少個人在那裡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嚷進來說老太太太太

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帶帽的强强盜來了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賈母等聽着發歎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與姐兒吃飯只見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面王爺就進來查抄家產我聽了着忙正要進房拿要緊東西被一夥人渾推渾趕出來的咱們這裡該穿該帶的快快收拾王邢夫人等聽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着後來便一仰身栽倒地下死了賈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那個扯那個正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叠聲嚷說叫裡面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可憐

寶釵寶玉等正在没法只見地[illegible]些丫頭婆子亂抬亂扯的時候賈璉喘吁吁的跑進来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衆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哭着亂叫又伯老太太嚇壞了急得死去也回過来氣活來還虧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回過氣來哭得氣短神将躺在炕上李紈再三寛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唬死暫且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豎淌淚發獃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赤金首飾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珍珠十三

掛淡金盤二件金碗二對金搶碗二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八十個銀盤二十個三鑲金象牙筯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盂三對茶托二件銀碟七十六件銀酒盃三十六個黑狐皮十八張青狐六張貂皮三十六張黃狐三十張猞猁猻皮十二張麻葉皮三張洋灰皮六十張灰狐腿皮四十張醬色羊皮二十張猢狸皮二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塊洋泥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筩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狐筩子二件貉崽皮一卷鴨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張獾子皮八張虎皮六張海豹三張海龍十六張灰色羊四十把黑色羊皮六十三張元帽沿十副倭刀帽沿十二

副貂帽沿二副小狐皮十六張江貉皮二張獺子皮二張猫皮三五張倭股十二段紬緞一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一卷羽緞綢三二卷氆氌三十卷粧緞八卷葛布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氆三二件棉夾单紗絹衣三百四十件玉玩二十二件辮頭九付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表十八件朝珠九掛各色粧蟒三十四件上用蟒緞迎手靠背三分宮粧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緞十二卷潮銀五千二兩赤金五十兩錢七千吊一切動用傢伙攢釘登記以及榮國賜第俱一一開列其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裹貫連在傍邊竊聽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心裡正在疑惑只聞兩家王子問貫政道所抄家資內有

借券實係盤剝究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纔好賈政聽了跪在地
下碰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侄兒
賈璉纔知賈璉連忙走上跪下禀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
內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叔並不知
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今認了也是正
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宅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
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裡有官役看守說着上轎出門賈政等
就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
忍之色此時賈政魂魄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進內
瞧老太太再想法兒打聽東府裡的事賈政疾忙起身進內只

見各門上婦女亂糟糟的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圍住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得着你一聲未了便嚎啕的哭起來于是滿屋裡人俱哭個不住賈政恐哭壞老母卽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主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裡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衆人俱不敢走散獨

那夫人回至自己那邊見門總封鎖丫頭婆子亦鎖在几間屋内那夫人無處可走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傍舍亦上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裡頭嗚咽不絕那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傍暗哭那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抬回來覺着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甦過來哭了几聲如今痰息氣定略安一安神太太也請定定神罷但不知老太太怎樣了那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裡禁得住眾人勸慰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請那夫人暫住王夫人撥人服侍

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碰在我們這裏就記在這裏冊上拴着你交給裏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便說怎麼跑到這裏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蹈地的哭道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倒拿我當作冤家連爺還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爺受的苦今朝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裏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裏衙役搶得披頭散髮擉在一處空房裏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卻像猪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擱着木器釘得破爛磁器打得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着

太爺捆人的那裡倒叫人捆起來我便說我是西府裡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到這裡不想這裡也是那麼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罷說着撞頭衆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吩咐不敢發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這是奉旨的事你且這裡歇歇聽個信兒再說賈政聽明雖不理他但是心裡刀絞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着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裡賈政道來得好但是外頭怎麼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說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彀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便煩去打聽打聽就有好親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你

就好遞信了薛蝌道這裡的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完了賈政道究竟犯什麼事薛蝌道今朝爲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在衙內聞得有兩位御史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款還輕還有一大款是强占良民妻女爲妾因其女不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還將偺們家的鮑二拿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爲的是姓張的曾告過的賈政尚未聽完便跺脚道了不得罷了罷了嘆了一口氣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來打聽去了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打聽倒没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但聽得說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

州參京官上司迎合虐害百姓好幾大欵賈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邊的京官就是赦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就即如纔散的這些親友有的竟回家去了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便在路上說祖宗撂下的功業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大家也好施威賈政沒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爺忒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彀早一步纔好正說着聽見裡頭亂嚷出來說老太

太不好了急得賈政即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五回終